

文艺观潮·四十年足迹

改革开放四十年： 中国电影实现跨越式发展

□ 梁君健

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电影飞速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形式之一和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内容提供者。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电影创作经历了复杂的发展阶段,既符合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致脉络,又在不同阶段和不同体裁中发展出丰富的个性,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一批优质的国产电影作品不仅展现了电影创作思维的演变历程,也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40年来整个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文化变迁。

从“时代之眼”到 中国式大片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影创作者们不断更新升级创作理念,持续丰富和深化着对电影本体特征和创作规律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用较短的时间掀起了一个创作高潮。《小花》《本命年》《黄土地》《红高粱》……他们的作品探索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民族心理的结构,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在西方文明碰撞影响之下,中国社会既遵循传统、又推崇创新的文化思潮和集体心态。从这个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电影充分发挥了“时代之眼”的作用。

紧接着,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20年间,第六代导演和中国电影新力量先后加入到影视创作队伍。《可可西里》《南京!南京!》《洗澡》等作品或聚焦百姓生活,或追求纪实风格,或关注艺术探索,虽然形态各异、类型多元、风格迥异,但都以自觉的美学追求和创新意识来指导创作。这种自觉,一方面来自于创作者在相对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下接受系统艺术教育,并接触大量国外电影理论的成长环境和社会阅历,另一方面源于在经济体制转轨给中国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带来重大变动的时代背景下,整个电影界所坚守的观照现实生活、反映百姓心声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



电影《老阿姨》剧照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橙红年代》：英雄传奇的平民化书写

□ 卢蓉

电视剧《橙红年代》是一部用英雄传奇书写正向价值观的作品。这部剧以平民主人公的不凡经历,鼓励人们勇于探索、接受并克服命运挑战,坚定正直勇敢、热血勇毅、不屈不屈追求正义的理想。

当下,越来越多的商业剧在道德和伦理上玩世不恭,人们在享受经济腾飞成果的同时,似乎也在失去一些基本的安全感。“不怕做对的事,无论如何要做个好人”“坏人的猖狂是因为好人的沉默”等贯穿全剧的台词,点明了该剧的主题定位和精神内核。一个普通人,甚至是落难的人,能够不被利欲、仇恨吞没,坚持善良和正义,这种心火不灭的信念愈显出情怀的分量。



电影《建党伟业》剧照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义创作理念。

开启了类型片共 同繁荣的商业模式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电影产业化、工业化的发展趋势,中国电影也在技术美学和类型创作领域展开了积极探索。张艺谋的《英雄》为中国式大片时代拉开帷幕。除了明星多和投入大之外,中国式大片采取“高概念”的叙事策略,力求给观众带来“视听盛宴”级别的观赏享受。2010年之后,中国电影行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资本涌入。在具备了“高投入”的外部可能之后,“高回报”的电影大片,尤其是技术美学支撑的幻想类电影,成为电影投资的重点关注方向。在资本、创作的共同推动下,近年来中国电影涌现出《捉妖记》《寻龙诀》《长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一批在工业技术指标和视觉效果呈现方面皆做出有益尝试的电影作品,初步完成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完善,也扭转了观众心目中“国产大片局限于武侠题材”的刻板印象。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当互联网与电影之间开始深度交融之后,IP转化成了广受瞩目的产业新现象。这种方式为资本提供了关于用户需求和消费意向的直观指标,是电影发展、产业进步、行业外投资增多等因素作用下的产物。站在知名IP的肩膀上创作,让电影新人和跨界者有了敢于尝试的创作勇气和艺术基础。所以,IP热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电影创作群体的更新换代,使近年来青年导演集中涌现,带着风格各异的作品抢滩大银幕。他们对青年观众口味的理解和对当代电影媒介最新发展动向的追踪,反过来帮助电影行业完成了自身内容形态的更替革新。

构建了中国大片 的新美学与主流价值 体系

电影的发展不仅与创作、产业有着密切联系,而且和社会文化、国家经济乃至国际政治相关。改革开放40年来,从主旋律电影到新生代电影,电影创作者们努力地以主题和内容上遵循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应当下国人的文化需求。同时作为文化环境的一部分,不断发展的中国电影也成为主流价值的积极创造者。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英雄模范”为题材导向,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为主题导向的主旋律电影作为一种概念被正式提出来。从《巍巍昆仑》《开国大典》《开天辟地》的全景视角和宏大叙事,到《焦

裕禄》《孔繁森》等对时代楷模、先进人物事迹的热情讴歌,从《红河谷》《黄河绝恋》《红樱桃》《云水谣》以小切口表现大主题的新颖形式,到《集结号》《建国大业》系列的类型化、商业化探索,主旋律电影在寻找角色定位的过程中摸索社会效益与文化职能之间的平衡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电影市场化改革的驱动下,如何创造一种可以共享的美学体系和价值体系,才能既满足大众的精神需求,又能实现社会效益、发挥文化职能,成为创作的新课题。《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近年出现的一系列标杆之作票房都在5亿元以上,《战狼2》甚至创造了57亿元的惊人纪录,占据市场的主流地位。同时,它们又鲜明地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等主流价值理念,因此被业界冠以“新主流电影”之名。这类作品的出现,还代表着一种价值整合的方向——它正在努力建构一种既能满足中国观众精神需求,又能为全球观众带来价值共享的电影文化“通用体系”,从而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接下来,在全球化趋势下,国产主流电影乃至中国电影若想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艺术感染力和精神影响力,创作者就应当站在世界的角度来讲述中国的故事,表现中国普通人的身心状态和境遇,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导向的基础上凝聚和弘扬中国特色的主流价值理念,和全球的观众共同探讨关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等话题。

《橙红年代》：英雄传奇的平民化书写

整部剧搭建了复杂的悬念框架。男主角刘子光与毒贩有杀父之仇,却和未来的大毒枭成为结拜兄弟,在脱离囚禁后,却又重返毒穴做了线人,遭遇受伤、失忆、被嫁祸等重重困难。前史无法说清,遭受重重误解的主人公,身侧危机四伏,却依然坚持锄恶扶弱、除暴安良。

故事的两头集,警匪剧的氛围浓郁,情节紧张,大的戏剧前提的建立尽管略显仓促,但冷酷、冰冷的故事基调已然确立,并为后续情节的转折埋下伏笔。但悬念线在中间部分发生了松动和断裂。编剧忙于人为编造男女主人公的感情进展,按部就班地让两人在互怼、好感、表白、爽约、误会之间兜兜转转,使得主角的身份之谜和与侯四海、梅姐、丽萨等毒枭的斗

争反而变成恋爱路上的“干扰项”。两个特殊人物的感情配置成了言情剧常见的普通青年恋爱进度表,大英雄前期的最大障碍竟然是要不要表白,给没给机会,有没有勇气表白。情节线和感情线没有发展,情节密度和危机支撑技术的缺陷,情节发展也难以展现类似《上海滩》的风云诡谲的人物情感和命运,反倒被离线和夹生的恋爱戏份拖慢了节奏。再加之反面人物太弱,配角添乱的套路痕迹较重,丽萨、托尼等国际大毒枭的前设定定然有介事但似乎只是渲染氛围的调味品……这些只是反映出创作者在故事关键情节的编织与推动上,仍然力不从心,方向游移。

看得出来,用“青春热血”“武侠动作”“悬疑传奇”来演绎故事,是制作方根据今日娱乐消费市场与侯四海、梅姐、丽萨等毒枭的斗争手戏,还要有足够丰富的人性群像。只有建构复杂而有逻辑的叙事结构,探索丰富的人性层面,搭建真实可信、善恶杂糅的世界舞台,才能让剧中满腔热血的英雄得以成活于套路频现的荧屏。

当前,市场环境处于变动期,平台迁徙,主体消费观众年轻化,以快感、趣味、升级打怪为特点的网络惊奇期还没过去。然而,想要让观众发自内心地接受特殊战线工作的残酷、极端与勇气、担当,并获得精神洗礼,传奇式的讲述也许并非最好选择。即使采用,也需要在故事讲述中保证足够丰富的情感内涵和生活质感。毕竟,现实中的普通个体成为英雄的每一步,更多的是依靠脚踏实地,而非传奇经历。

总之,想要用硬核悬疑撑起传奇故事,需要有足够分量的正反派

见仁见智

随着娱乐方式的日趋多样与全媒体时代的强势来临,观众的文化需求和观剧习惯发生了巨大改变,国产电视剧的受众被分流。尤其是年轻观众,他们适应了快速的生活节奏,更趋向于移动化和碎片化的信息接受方式。而且除了国产电视剧,他们还可以在视频网站上追看美欧日韩的影视作品。在这种情况下,要守住中国电视剧的地位,制片播出方必须深入思考“如何把年轻观众的注意力重新聚拢到电视剧上,把他们培养成电视剧受众的中坚力量”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实现电视剧“年轻态”的问题。

创作者切莫低估了年轻观众的心智成熟度和鉴赏水平,那些认为“年轻人只喜欢看炫酷、炫富、嬉闹、打斗、唯美内容”的观点,其实是自以为是,很多此类作品在收视市场上的疲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在剧作的创意阶段找准方向,才不至于费力而无功。所以,我们首先必须体察年轻人的潜在心理期待。当前的某些业内人士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与思考比较肤浅,甚至经常出现误判。正如一些年轻观众所反映的那样,有的电视剧打着迎合年轻人的旗号,设置婚恋、职场等青年一代容易产生心理共鸣的情节,却并未对这些话题展开深入探讨,而只是将其作为幌子,内核还是爱恨情仇、争吵冲突之类的陈旧套路,和现实严重脱节。

还有部分创作者追求“年轻态”的路数呈现为偶像化、IP化、高颜值化,即把堆砌漂亮养眼的流量明星、粉丝众多的IP作为吸睛利器,甚至很多情况下以牺牲作品品质为代价。从作品的角度来看,也许此举能够借助偶像光环暂时制造一些人气,但这种靠“偷换概念”得来的虚假繁荣,并不是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所致,不仅无法真正赢得年轻人的心,而且对于电视剧既有与潜在观众群体的信任度和好感度而言也是一种透支和损伤。为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专门下发了通知,明确要求深刻认识追星炒星、泛娱乐化等问题的严重危害,坚决摒弃以明星为卖点、靠明星博眼球的错误做法,这些举措的实施落实,有助于营造更加风清气正的视听环境,让制片方和播出方对年轻受众群体的诉求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

什么才是电视剧追求“年轻态”的正途?一方面要在共性中寻找个性,在提炼与表达人性所共通的价值、情感、思想,争取与最大范围观众群体产生精神契合与心灵共鸣的同时,积极了解并充分尊重专属于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与娱乐方式,最终找到二者的黄金契合点。另一方面,要在满足年轻观众群体文化娱乐需求的同时,对他们进行价值引领。作品中关于信仰建构、精神引导、排忧解难、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内容对于年轻人而言弥足珍贵,创作者在这些领域可以编织出彩段落,但应以彰显责任担当为基础。

纵观那些在年轻人群中“既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无不兼具看点 and 营养,且二者缺一不可。不论是传统的电视剧,还是新兴的网络剧,虽然传播方式不同,但“内容为王”的法则是不会改变,艺术创造的规律也不会改变。从这一角度来看,电视剧和网络剧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其实并无先天的优劣之分。近年来,作为在年轻群体中乃至全社会范围内获得较高评价的剧集,比如《最美的青春》《琅琊榜》《白夜追凶》《小别离》《伪装者》《最好的我们》《一起同过窗》,尽管播出平台、年代题材上都有所不同,但共通之处是都以环环相扣、步步紧逼的强情节来包裹道义与情义的内核,满足了年轻观众在夯实信仰、提振心灵、建构人格、愉悦视听等诸多方面的内在需求。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要想获得年轻观众的青睐,电视剧创作者就必须尊重年轻人,要深入年轻群体中观察和体验其所思所想、所喜所忧,要不断探索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审美表达方式。

(作者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任编辑)

《四十年：美好生活》系列： 小切口折射大变革

□ 丹飞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马志丹工作室出品的8集人物纪录片《四十年：美好生活》近日在广东卫视播出。这部系列纪录片紧扣改革开放40年来知识改变命运的主题,凸显改革开放下中国人精神境界的飞跃。《四十年：美好生活》的第一集《小万工,好姑娘光芒万丈》播出后引发了社会热议。北上广深多地上班族对小万工和爱人李志忠:“强离开北京扎根‘二线城市’”的做法表示理解,并称在小万工夫妇身上看到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以《小万工,好姑娘光芒万丈》开篇的《四十年,美好生活》系列纪录片,是马志丹工作室啃下的又一块硬骨头。对于改革开放40周年和恢复高考40周年的大命题,主创团队不断思考:如何避免主题落入惯性思维误区?如何使得人物跳出陈腐又不失庄重?首要的是拍摄对象的选择:年龄跨度大和阶层跨度大,职业身份和人物特性的差异化,也是人物同质化,经过抽样取舍,马志丹最终集结了拥有近70岁年龄差的老中青少四代人物群体——上至“30后”白族老奶奶,下到出生于1999年,汶川大地震后人生大受救治的孩子。他们的人生故事和个体命运也千差万别:小万工与爱人李志忠,25年来日夜穿梭在“中国能源大动脉”的大秦铁路上;妇科主

任罗喜平,不断攀登妇科临床疑难病症救治的高峰……这部讲述平凡生活的纪录片为何如此受关注?深究起来,观众在这些普通人的故事看到了感动,看到了时代浪潮下自己的身影,看到了社会变迁中人们的奋进精神。

如此“走心”又接地气的纪录片作品,马志丹工作室还拍摄了许多:着眼于广东“异乡人”的人在强离开北京扎根“二线城市”的做法表示理解,并称在小万工夫妇身上看到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以《小万工,好姑娘光芒万丈》开篇的《四十年,美好生活》系列纪录片,是马志丹工作室啃下的又一块硬骨头。对于改革开放40周年和恢复高考40周年的大命题,主创团队不断思考:如何避免主题落入惯性思维误区?如何使得人物跳出陈腐又不失庄重?首要的是拍摄对象的选择:年龄跨度大和阶层跨度大,职业身份和人物特性的差异化,也是人物同质化,经过抽样取舍,马志丹最终集结了拥有近70岁年龄差的老中青少四代人物群体——上至“30后”白族老奶奶,下到出生于1999年,汶川大地震后人生大受救治的孩子。他们的人生故事和个体命运也千差万别:小万工与爱人李志忠,25年来日夜穿梭在“中国能源大动脉”的大秦铁路上;妇科主

平凡人的故事最能撼动人心。纪录片最佳的状态不是让观众看创作者“过度加工”的作品,而是应该最大限度地呈现出这个时代下的人最真实的模样。这些纪实的孩子,他们的人生故事和个体命运也千差万别:小万工与爱人李志忠,25年来日夜穿梭在“中国能源大动脉”的大秦铁路上;妇科主

(作者系编剧、出版策划人)